

麻
疹
发
微

吳
佩
衡
著

概說

麻疹是小儿急性传染病之一，各地俗名虽有痧子、痧疹、痧毒、痧症等，其轻重，以及误治之变化，故其証即有差异。在治疗上，决非固守陈法所能奏效。嘗考古医籍中，麻疹专著，已属不少，其所阐述，各有所长，誠多裨益于后学。然其中差誤之处，实非一端。即以治疗而言，大体不外升提发表，清热解毒，甚至主張以清火滋阴为主等法。而此等治法，如用于小儿体质强健者，虽能倖免夭折，但麻疹患后，每多体质衰弱，难复健康；至于体质虚弱之小儿，如用清热解毒，或过施表散，或清火滋阴，或遽投壅补之剂者，无不变証迭出，死亡者多。似此方书有誤，医者不察，相沿日久，世风牢不可破，致使若干患儿，輕者以重，重者以死，良深慨嘆！

余初知醫時，仍襲用舊法。治療麻疹輕証，亦多獲效；但遇變証危篤，

時，即感束手无策。隨即努力鉅研祖國醫學經典著作，始知萬病不離六經，根據六經及八綱，入法，辨証論治。數十年來，以經方為主，時方為輔，在六經原則下，分析應變，隨証施治，屢見奇效。于是深知往昔拘守陳法，不能應變之非，言之尚有遺憾。茲將一得之愚，簡介如下。

一 病 因

麻疹之病因，綜合古人所說，是內蘊胎毒，外感天時之厲氣。《醫宗金

鑑》云：「惟麻疹則為正疹，亦胎元之毒伏于六腑，感天地邪陽火旺之氣，自肺脾而出。」《幼幼集成》云：「痘麻皆胎毒所為，毒者火也。」《麻瘡

必讀》云：「麻疹之發，虽曰胎毒，未有不由天行厲氣。」《痘疹定論》

亦謂「昔人皆曰胎毒，言之誠是」等等。以上胎毒一說，并無實據，足以証明，如為胎毒，何以少見于數月之嬰兒，又何以成年人亦有發此証者，豈胎毒能潛伏數十年之久而始發病耶？據《麻疹會通》云：「麻非胎毒，皆屬時行，氣候暄熱，傳染而成。」足見在祖國醫學文獻中，即早有非胎毒

說之論述，且証諸現代傳染病学原理，其非胎毒，更无疑義。至于天行厲氣一說，余以為則較合理。所謂厲氣，乃天時不正之氣，据吳又可《瘟疫論》謂此氣之着人，「有自天受之，有傳染受之」。此說已指明空氣傳染與接觸傳染，具有极大之科學意義。虽然吳氏厲氣之說，系就瘟疫而言，但同时指出傳染之病种頗多，在《雜氣論》中，即已明言痘疹是其中之一。此外如《張氏醫通》謂：「麻疹亦是時氣傳染之類」，《麻疹拾遺》亦云：「麻疹之發，多為天行厲氣傳染，沿門履巷，遍地相傳。」以上各說，均說明麻疹為時令性之傳染病。虽然古人只能以「天行厲氣」為其病因，但在過去歷史條件下，能立此說，亦屬難能可貴。

二 辨 証

根据余历年治驗，凡麻疹初起時，外証多似感冒風寒之狀。因疹毒由口鼻侵入，潛伏體內，正氣起而抵抗，則發熱，疹毒侵犯肺胃，以致噴嚏、涕清、咳嗽或嘔吐、泄瀉，疹毒正怫郁在表，致面頰發紅，唇赤舌

絳，目赤多眵，眼淚盈眶，顏面眼胞俱浮，耳指多冷，有时面腠隱隱現紅疹，兼有流鼻血者。此乃麻疹初起，正向外發越之病情，切勿視為熱証而驟施寒涼之品，使疹毒內陷，滯其外達之机，以促其夭折。此際必賴正氣抵抗，體溫蒸發，氣血托送，須發熱三日夜，始能由里達表，出透以後，身熱漸退，落屑而癒。麻疹之一般正常病程，即不外乎是。但此証之發展變化不一，總括言之，可分以下順、險、壞、逆四種：

(1) 順証：凡身體健康之小兒，抵抗力較強，易于托毒外出。除上述正常之病情外，尚應見疹色紅潤，其疹先由頭面發出，再而身，而手足，次第發越，約三日夜，麻疹出透，熱退落屑，各証全瘳，是為順証。雖不服藥，亦可自癒。

(2) 險証：如小兒體質較虛，抵抗力弱，或病後失調，正氣不足，中寒脾濕，大便素溏者，則麻疹初起，即無力托毒外出，致疹出性慢，呈現色象不鮮。因其陽氣內虛，故見發迷無神，或手足厥冷；或因肝木賊土，則泄瀉綠水，或因肺胃虛寒，則咳嗽嘔吐，痰涎清稀，是為險証。此

証全賴藥力，方能奏效。

(3) 坏証：在古醫籍中，多以小兒為純陽，亦有謂為稚陽者，余意以後說為是。以此，故氣血未充，臟腑柔嫩，身體脆弱，一則不耐重病，再則難胜剋伐之藥，如已患麻疹，無論其順証與險証，于正當發越外出之時，設遽用寒涼，過表或滋膩壅補之劑，損耗元氣，凝毒內陷，必致無力托毒外出而麻疹旋收。遂見聲啞剝牙，咳嗽痰阻，氣喘鼻煽，哼掙不已，發迷無神，或唇焦而起血壳，甚則舌干齒枯等証。此已危象畢露，是為誤治之坏証。誤治之后，正氣被傷，元陽不足，陰霾四布，疹毒內攻，逼其虛陽上浮，眞水不升，上焦虛燥，生陽將脫，致使氣短不接而喘促。以上危象，實系虛寒已極，決非熱甚灼陰之証可比。病變至此，若再誤以為熱証，續以清涼苦寒之劑投之，則一誤再誤，有如雪上加霜，實難挽救矣。

(4) 逆証：又如小兒素稟不足，或大病之后，體質虛寒羸弱者，麻疹初起尚未服藥，即見發熱面青，指紋青黑，抵抗力甚弱，無力托毒外出，致疹出難透，色象灰烏，吐瀉肢冷，哼掙喘促，鼻息煽動，聲啞剝

牙，或咳嗽痰壅，沉迷无神等象，是为逆証。此种証候，实屬危殆难治，但为挽救患儿生命，则应竭尽全力，多方治之，或可挽救于万一。

三 治 法

(1) 順証可不必服藥。如病家延診，医者处方施治，必須慎用寒涼及过表之剂，以免变証莫測。只宜調和营卫，稍佐解表之品，疏泄腠理，使疹毒易于透达。如仲景之桂葛湯极为合宜，或少佐薄荷、防风，服一二剂足矣。如涕清咳嗽者，以麻桂各半湯主之。三四日后，麻疹出齐漸灰，身熱漸退，斯时宜黃芪建中湯或黃芪桂枝五物湯調和营卫而建中气，以善其后。如尚咳嗽者，又宜二陳湯加姜、細、味，一开一阖，以溫肺散寒而止咳。至若阳虛精神不足者，須用四逆、白通等湯扶阳輔正，即可恢复健康。

(2) 險証初起，实为正虛阳弱，抵抗力不足，并非熱毒所致。宜先以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湯，或麻辛附子湯服一二剂以輔正除邪，溫經疏泄而开提之；繼則連进四逆、白通等湯以扶阳抑阴，强心固正，使麻疹紅活而透

達，呼吸和平，身熱漸退，即可痊癒而復健康。因以上方藥用于本証，溫潤而不燥烈，能使陽生陰長，生氣、生血、生津，陰陽調和而平衡，非滋陰之劑可比。余曾屢用屢效。如誤為燥熱而不敢用，反以清火解毒或滋陰涼血及壅補之劑投之，必致變重而成壞証，甚或促其危亡。

(3) 壞証因誤治而成。其補救之法，亟應因病兼醫藥，故當以大同陽飲扶陽抑陰，且宜大劑連進，緩則危殆難挽。服藥后，在膈上之寒痰邪陰，必从上而吐出，在膈下之寒濕邪陰，必由二便排泄而退，使邪尽正扶，漸可痊癒。

(4) 逆証初起，正衰邪甚，犹如船小貨重，本屬危殆難治，但應設法挽救，急宜以白通、四逆等湯扶陽抑陰，以大劑連進，或有一線生机。

無論險、壞、逆三証，倘服白通、四逆等劑后，陽回而邪陰潰退，每多嘔吐涎痰，或大便泄瀉。此系病除之兆，望勿驚疑，務使寒痰吐完，寒濕邪陰排泄淨盡，始漸可轉危為安。若畏其吐瀉，不敢連進，則必寒疾壅甚，喘促痰鳴，或風動抽搐，衰脫而逝。

四 續發証及其治法

治痧麻疹，如不按法辨証施治，則免后即有可能發現以下之后遺証。

(1) 濕熱下利：麻疹免后，有因濕熱內伏而成下利紅白，腹痛，里急后重，滯下不通，或兼見唇焦舌燥，渴飲，不食，脈沉而數，或指紋紅紫者，應以芍藥湯加減主之，服一二劑即瘥。如下利紅白，脈沉緩無力，指紋淡紅，或現青紫，顏面黃黯，倦臥發迷無神，無里急后重及其他濕熱內逼之實据者，又當溫中扶陽，以桂附理中湯或四逆湯主之。

(2) 陰虛肺燥：麻疹免后，倘有陰虛肺燥，証見干咳無痰，或咳痰稠粘，唇焦舌燥，或鼻干涕稠，喜冷物冷飲者，宜養陰清肺，以生脈散加芍藥、貝母、百合主之。已具有上述証狀，脈來數急，身熱煩渴飲冷而微喘者，可加生石膏三五錢。但此証頗少，必須审查有燥熱實据者，方可用之，務希慎用為幸。

(3) 陽明燥熱：麻疹免后，仍壯熱不退，煩渴飲冷，指紋紅紫，脈

來洪數，小便短赤，但頭汗出，唇紅舌燥者，是為陽明燥熱灼傷肺陰，以人參白虎湯主之。

(4) 少陰熱証：麻疹免后，如見唇焦舌燥，身熱不退，心煩不安，渴喜冷飲，小便短赤，指紋紅紫，脈來細數，虛煩不得臥者，是為心腎陰虛，邪熱內盛之少陰熱証，應以黃連阿膠鴉子黃湯主之。如熱甚大渴飲冷者，加生石膏三五錢，麥冬三錢，生地、玄參各二錢，但必有此確切証狀，方可酌用，萬勿輕試。

(5) 虛寒咳嗽：麻疹免后，証見咳嗽痰多而清稀，或久咳不止，面足浮腫，或下午發熱自汗，精神衰弱者，此屬肺脏虛寒，濕痰內壅，正虛陽弱，又當扶陽溫肺，以四逆二陳湯主之。如精神不甚弱，咳而兼喘者，視小兒年齡之大小，酌加炙麻絨、細辛各五分至一二錢尤佳。

(6) 乍腮：麻疹免后，如發現乍腮（即腮腺炎或耳下腺炎），此為正虛陽弱，寒濕凝滯，若微發熱，舌胎白潤，不渴飲，初起尚未化膿，精神不甚倦怠，應以麻辛附子湯加桂枝、生姜、柴胡、通草，服一二劑即

消。如精神衰弱者，当以白通湯主之，連进即可消散。如已化膿肿痛者，宜四逆湯加黃芪、甲珠、桔梗，連进數剂，即易潰易斂，漸可痊癒。服藥以后，尙未破潰者，可用西法开刀排膿，其效較速。

(7) 中耳炎：麻疹免后，倘耳內流膿作痛，应以四逆湯加桔梗、苡仁，少佐細辛，連进漸癒。外兼用西法洗滌消毒亦佳。如誤用清火解毒之剂，則流膿日久，易致耳聾。

(8) 寒湿目疾：麻疹免后，尙有寒湿內伏，上干于目，以致目赤作痛，或生翳障，舌胎白潤，不渴飲，涕清多淚，精神缺乏，应以白通湯加細辛、肉桂扶阳溫散，漸可痊癒。如体质不甚衰弱者，可少佐麻黃五分至一錢更妙。若誤用滋阴清火解毒之剂，必成瞽目。

(9) 虛寒瀉利：麻疹免后，如体质較弱，精神缺乏，消化不良，或大便溏瀉，難复健康者，应以四逆湯加砂仁、黃芪溫中扶阳健胃，連进數剂，即可日复健康。

以上九条后遺証，在临床时，务須分析寒熱虛實，灵活处方施治，庶

免貽誤。

五 注意事項及禁忌

凡小兒患麻疹正發越外達之際，不但應十分注意用藥之君臣佐使加減配合，且一切調攝上之禁忌，亦當格外留心。諸如一經發現麻疹，必須隔離消毒。患兒父母，宜忌房事，否則，每致影響患兒變証，吮乳之幼兒，尤易轉危。至于室內不潔，或食油葷補膩之品，必致麻疹難出，身熱不退，亦易轉危。或誤食酸冷水果，涼肺寒中，則易加重咳嗽與吐瀉，又或食冷甜白酒滋涼之物，每易發酵而增胃酸，且能影響肺氣不利，致痰阻聲啞而轉危殆。亦有多食紅白糖而聲啞者。更須慎風寒，防感冒，而免變証。又，炒菜辣鍋油烟氣，吹滅燈燭氣，硫黃煤煙氣，香烟頭之煙薰氣，飲酒后之酒臭氣，以及走熱后之汗臭氣等等，均可使麻疹變証，易轉肺炎（如已轉肺炎，應分寒熱，可照后遺証肺燥、肺寒之法治之）。上述各項，亦系余在臨床實踐中所屢見之事實，特提出以供參究。

更有麻疹免后，一般习俗輒喜扫毒。每因服扫毒药后，又增他病者，亦复不少。盖麻疹既已出透落屑，脉静身凉，病状已退，决无余毒内伏之理。斯时气血已亏，元阳不足，正待调补善后而复健康。凡扫毒之药，多系清凉苦寒之品，服之必寒中败胃，大伤正气，强者尚无大碍，而弱者服扫毒药后，不特无益抑且有损，易增他病，难复健康。故麻疹免后，倘无其他病情，勿药可也。体较衰弱者，方可用药调补之。如发现其他病状者，又须按照病情，分辨寒热虚实，处方施治。有是病，用是药，决不可只知「扫毒」，而不知辨证论治也。

結 論

麻疹之病因，既非胎毒，更非火毒，而为天行厲气。其辨证应分順、險、坏、逆等四証。治疗之法，不宜墨守陳規，偏重寒凉之剂，而应分析寒热虚实，辨证论治，尤其險坏两証，病勢已达垂危之际，更不应再投清

涼苦寒之品，以促其命期。必須急與四逆、白通等湯，大劑連進以扶陽抑陰，方能挽救。至于不治之逆証，如用上方，亦或有同生之望。

方 劑

一、桂葛湯

桂枝尖三錢 杭白芍三錢 甜葛根三錢 生薑三錢 大棗二枚
(倘无大棗，以小棗五枚代之) 甘草二錢 加薄荷一錢 防風二錢
服一、二劑有益无損。

二、麻桂各半湯

桂枝二錢 杭芍二錢 麻黃一錢 杏仁一錢 甘草一錢 生薑三錢
大棗二枚

三、黃芪建中湯

黃芪五錢 桂枝三錢 杭芍三錢 甘草二錢 生薑三錢 大棗二枚
飴糖五錢(烱化兌入)

四、黃芪桂枝五物湯

黃芪五錢

桂枝三錢

杭芍三錢

生姜三錢

大棗二枚

五、加味二陳湯

廣皮二錢

法夏三錢

茯苓四錢

甘草一錢

干姜三錢

細辛一錢

五味五分

如精神衰弱者，加附片二兩，但应先煮熟透。

六、四逆湯

附片二兩

干姜五錢

甘草二錢

按上方加上肉桂三錢，去粗皮，研細，泡水兌入，名大同陽飲。體弱病重者，用此方照量加二、三倍尤佳。但附片宜先煮熟透，以免中毒麻醉，甚或發生生命危險。

七、白通湯

附片二兩

干姜五錢

葱白三莖（去苗連根鬚）

八、加減芍藥湯

杭芍四錢 當歸四錢 厚朴二錢(炒) 枳殼二錢(炒) 大黃二錢
前仁二錢 榔片二錢 甘草二錢 白水煎服。

九、生脈散

人參二錢 麥冬三錢 五味五分 甘草一錢 或加生地二錢 尖貝二錢
杭芍三錢 尤妙。若無人參可用洋參，或米洋參、土人參代之。

十、人參白虎湯

人參三錢 石膏(生)四錢 知母二錢 甘草一錢 白粳米一撮 同煎服

之。服后汗出，脈靜身涼。

十一、黃連阿膠鷄子黃湯

黃連一錢 黃芩二錢 阿膠一錢(烇化兌入) 杭芍三錢 雞子黃一枚(生攪
每次兌入) 待連、芩、芍三味煎成，稍冷，半溫時再將阿膠、雞

子黃兌入服之。